

武英殿聚珍版書

吳興府志卷之五

明本釋卷下

宋

劉

荀

撰

立志者有爲之本

尚書周官曰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東坡謂未有志舉而功崇者胡衡麓謂心之所存主謂之志伊尹曰吾

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

之民哉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

思天下之民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

溝中

王荊公謂王逢原曰伊尹可謂愛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豈若彼所謂憂天下者歟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濂溪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若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胡文定公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爲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范文正公自少慨然有志於天下常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於衣食者歟王沂公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胡文

定公曰嘗愛諸葛孔明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宰相手握重兵亦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遂卻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侯師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爲志非爲祿也然亦有時而爲貧

若專以食爲事則斯役之爲志也

胡衡麓論管仲之器小哉以爲不能

約節肆於驕僭由器量不宏不可大受故也然則得君專政豈有正已及物之意直欲償其富貴之願而已此與兒女子充足於輿馬服食器用之閒何以異非小器而何又云士之器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累其心志於富貴者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心事也楊龜山謂楊仲遠云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又恐其以此

自足也 易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矣漢上謂小人志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僥倖萬
一鮮不取禍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
大匠斲希不傷手也邵康節詩曰慎勿輕言天下事
伊周殊不是庸人明道亦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
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
敗事又不可以不知此理也

宏毅者任重致遠之本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伊川曰宏寬

廣也毅奮發也宏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宏則隘
陋昔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接物若甚和
易而當官蒞事莊厲不可犯在中書有事關密院礙
詔格寇萊公在樞府以聞上以責公不踰月密院有
事送中書亦違舊詔更欣然呈公公曰不可學他不
是卻送與密院萊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任事
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
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富鄭公爲人
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

色慷慨莫之能屈趙宗道出公門下公守亳社宗道
季子濟爲提舉常平劾公不行新法罷使相移汝州
後宗道卒公賻恤其家甚厚服除濟偕諸兄以送富
公撫之甚恩濟不自安起謝罪公曰吾見故人子前

日公事不可論也

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韓魏公器量

過人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

伊川云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

不可強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
有功便動了謝安當謝元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
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又云堯舜事業亦只如太
虛中一點浮雲之過日竊謂士之矜能伐善者知此
亦可少
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於累卵不見
媿矣

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平居容人過失不以爲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至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嘗言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索索包總不然不可一日處矣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臨事若慮得是割定腳做便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凡人語及其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其任重致遠者宜矣

勇者爲義之本

中庸謂勇天下之達德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

勇者不懼

謝上蔡曰雖死生分內事本無可懼中無主則懼

韓魏公謂勇可

習胡衡麓曰養氣然後勇

詳孟子養氣之義則得之

孟子謂舜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又語

滕文公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強爲善而已石徂徠以

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

明道亦曰職事不可以巧免劉元城曰溫公當揆曰

蓋知後必有反覆之禍然仁人君子如救焚拯溺何

暇論後日事

伊川曰凡爲政必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柰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

溫公行狀云公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與後人姑作一二事以塞責要譽終不更爲者異矣歐陽文忠公戒其子姪

守官存心盡公切不可思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

汝榮事

今閨門之訓多反是者亦習俗使然也大抵食焉而怠其事先賢之所深戒或問子畏於

匡設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伊川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自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二人捕虎一人盡力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逃去言我有親是大不義當此時豈問有親但當豫前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慶歷二年契

丹重兵壓境欲得關南十縣使來非時仁宗命擇報

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富鄭公知制誥
宰相舉之公卽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遂
命公報聘而契丹平後坐石守道謗徙青州讒者不
已人皆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東下者六七十萬人
公一皆招納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
傲然不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
卒行之愈力韓魏公曰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
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
之赴深壑無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

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尙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爲人臣者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前賢義當爲而不顧害者多矣是亦度德量力自知其可以有爲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邵康節見義吟云見善必爲不見則已量力而動力盡而止又戒乎不量力而妄動亦陳力就列之義苟爲不然則物我俱敗矣

歐陽文忠公尹

開封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

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竊謂在仕者欲勉上官有所立責下位有所爲亦須量其人苟強其所不能亦終無成朝廷任賢使能皆當然也此皆量力之事故附記之
伊川曰勇一也爲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

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尹和靖曰義以爲上則

爲勇也大矣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呂與叔謂君子雖志

於善敢勇而無義必有爲亂之迹如鬻權兵諫之類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

死傷勇太史公有言知死必勇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楊龜山曰以死教天下乃君子分上常事

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張敬夫曰比干諫而死箕子疑亦可死也而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爲傷勇故也胡衡麓謂孔子又須明此理也皆以仁許之仁者當理也

果斷者立事之本

書周官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子曰由也果

謂剛毅能任也

於從政乎何有邵康節詩若無剛果難成善伊川謂

爲學須是剛決果敢以進是知爲學亦要乎果也

范太

史云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是故至剛不可不養也東坡曰昔之

爲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

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

斷一也豈可不求其故歟非特人君當然善乎胡衡

麓之論曰事有隱忍而濟者當斯時隱忍爲小濟爲大而不能忍則事必不濟謀有決斷而成者當斯時決斷爲大所不忍爲小而不能割所以不忍則謀必不成商之頑民餘風未殄以周家盛力分擘遷放易如反掌而成康能容忍之爲擇師尹俟以悠久數世之後商周爲一家必有忍乃有濟謂此類也周襄於鄭親燕丹於秦王戾園於江充曹髦於司馬昭袁紹於田別駕德宗於蕭相國失此者也齊桓於射鉤漢高於故怨魏孝文於宦者唐太宗於魏徵安石於桓

溫仲達於曹爽得此者也若夫禍福成敗事將必然
方且猶豫遲疑見幾不作貽殃召禍噬臍無及可勝
數哉鄭莊不忍違母而成叔段之惡子太叔不忍用
猛而滋鄭國之盜成帝不忍廢諸舅而外氏奪之苻
堅不忍去鮮卑而慕容叛之明皇不忍除妃子幾死
於宿衛之手肅宗不忍逆張后遂父子至死不相見
德宗不忍生代主帥遂使唐爲藩鎮所分裂梁武不
忍遽逐朱异圍於臺城終陷趙主父之覆轍也而其
甚者宋文帝已得劭濬謀逆之實徊徨隱度至於累